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 众神的河流

王开 /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 第一辑

# 众神的河流

王开 / 著

---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众神的河流 / 王开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6. 3  
(中国多民族文学丛书)  
ISBN 978-7-5063-8807-8

I. ①众…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51754 号

## 众神的河流

---

作 者: 王 开

责任编辑: 李亚梓

特约编辑: 谭 杰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175 千

印 张: 11.75

版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807-8

定 价: 2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王开 满族，公务员，国家二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理事，抚顺市清前史研究会副会长。有散文、小说发表于《民族文学》《文学界》《星火》等国内文学期刊杂志，出版满族历史文化散文《马背上的江山》《我意天下》，城市文化散文集《辽宁工业文化》、儿童文学植物专集《青青的百草园》等，《马背上的江山》获第七届辽宁文学奖，文化散文集《众神的河流》为2013年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作家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现供职辽宁省新宾县委宣传部。

## 编 委 会

主 任：吉狄马加

副主任：李一鸣 邱华栋 王 璇

编 委：王 冰 郭 艳 孙吉民 赵兴红 王 祥

宿风阵 司丽平 纪彩霞 聂 梦 谭 杰

赵 飞 赵俊颖 严迎春 李蔚超 张俊平

赵 依 李亚梓 曹全弘 王锦方

## 目 录

在牛河梁上 .....	1
枕边玄菟 .....	11
碎雪中的塔铃 .....	26
被催眠的权杖 .....	36
燕 歌 .....	49
前世的衍水 .....	61
古渡水声 .....	77
想起佛阿拉的一些人 .....	88
大唐的脚印 .....	101
宫墙下的候城 .....	111
贵德州漫记 .....	122
睡梦之上 .....	134
梦渔梁 .....	144
给一个书生的悼词 .....	157
云南梦里的银杏 .....	165
叛国者的忧思 .....	173



## 在牛河梁上

### —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知道怎样表述女神，我更加迷惑的是，这究竟出于对女神的景仰，还是我与她之间距离太长的缘故，这种耗尽心力却找不到思辨出口的枉然，就像一位朝阳诗人写的诗：

离我很近，离我很远  
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不想与她面对面  
这是辽西腹地，最普通不过的一道丘陵……

是的，女神之所在，苍岩浅草，土薄水瘠，便是乡村野老、鹰隼虫兽的踪迹也难抵达。然而，女神绝世独立几千年，于高岗上，穹宇下，衣袂飘飘，用她绿玉的慧眼，阅读众生悲欢。

拜会女神之前，我曾无数次想象，她及她的周遭何等样貌。一迄接近，牛河梁的地理环境仍让我暗惊，那是葱茏掩饰不住的困窘——大面积油松林根植灰白土壤中，呈现一种失水的坚硬姿态。更能反映干旱状况的，是垄沟生长的玉米，春夏之交，它们那般羸弱，难以预测未来的长势，甚至，让人担心农夫的辛苦最终化为泡影。于是想起老作家谢子安关于辽西雨的描述，私下觉着，只有活在焦渴中的人，才能写出对雨的祈

望，以及雨来、雨走的过程中的细微感受。半夜的雨、黄昏的雨、夏季的雨、春雨、秋雨，每一场雨的酝酿与降临，都融入辽西人的素朴情感。但朝阳并非一直少水，一点二亿年前，这片土地湖泊密布，鸟兽自由，只因一次天崩地裂的大火，化瞬间为永恒。之后，沼泽上隆起冷却的岩浆，形成丘陵、平原。又经过窒息的死寂，一针纤草拱破泥土，还原生机。接着，鸟儿振翅，花朵开放，各种声音复活。所不同的，死亡后的重生已流布着哲学意味：花非昨日花，雾非昨日雾。又不知荒芜多久，作为世界主体的动物——人，来了。他们在今天被称作鲁努尔虎山脉的广泛区域内，尝试农耕、狩猎、琢磨玉器、制造和使用陶，足迹遍及西辽河沿岸。

人的群体划分始称“部族”，根据生存需求，形成相对固定的一个小社会圈子，在一块地上繁殖。此时，有着共同的籍贯“牛河梁人”，与我们远隔五千年之遥。这些被我们视为蒙古利亚人种的古生民，当属社会精英——我看到他们利用高埠台地修建的城邑，从一些工具碎片发现他们从事狩猎和农业生产活动的秘密。应该说，他们依赖土地群居，团结在一起，像植物一般地生根，在悠长的时间中，慢慢摸熟生活。这支部族的智慧，远在我们想象之上，他们会制作石材的削刮器、尖锐的利器，用来捕获猎物，还认识了谷、糜，并煨烧泥土为容器，盛装果腹的粮食。他们把住所深入地下，同时向空中拓展，享受着大地的安全和温暖。而他们的床因为铺着草和树叶，就有了好闻的香气。墙壁上恰到好处的小孔洞，使空气自由穿梭，房间里光线流动。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在这样私密的环境下，叫作情感的东西开始萌芽，男人穿上麻的衣服使自己变得优雅，女人戴上花冠，把自己像鸟儿一样装饰起来，取悦异性……仔细打量牛河梁，念及先民所做的这一切，多么令我们感动！他们，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开辟了“乡土社会”的概念，打开我们思想和肉体进步的通道，以及这灿烂的世界。在牛河梁的泥土和石块儿间，我的脚步与比青铜还高贵的足迹重合，一些人的灵魂从脚下慢慢进入我的身体，与我合二为一，我浑身颤栗，血液岩浆般奔流，流向它初来的方向。



## 二

那天正午，灼热，宁静，我来到现代建筑的穹顶之下，放眼积石冢，心中充满敬畏，不敢喧哗，不敢呼吸。这是我见过的最壮观的墓葬群，我隔着栏杆凝望远古亡灵，心中疑惑，他们都是些什么人？第一个葬在这里的人，和后来者有着怎样的关系？学界明明已经判定，墓葬存在数百年的时间差，又是什么样的—种维系，让他们前赴后继在此永生？我想，第一个出现在这里的人，一定是时人敬仰的英雄，他应该是一个王，部族的精神领袖，有着百折不挠的意志，会借助神的法力为人民祛病消灾，率领部族战胜各种困难，压制邪恶。他活着的时候，深受人民崇拜，身后，人民给予他最顶级的礼遇。王的英雄主义，从人民的意愿出发，为了自己所辖的团体，可以牺牲一切。这样的明德者，为他的继任者，抑或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做出榜样，一辈接一辈地追随，陪伴他安眠。这真是忠诚的信仰，创造、延续着英雄时代，抵御了自然和人为的侵略，推动了社会进步，部族得以绵绵生息，逐渐形成以国为轴心的世界观。

牛河梁人心里世界观是个什么样子？我觉着，就是墓葬区的祭坛，层叠三圈的同心圜丘。曾几何时，远古先民在此举行隆重的仪式，而主持这庄严祭礼的人，是一代代的王。王怀着虔诚之心，在司礼的引领下，献坛、登坛，双手合十，向苍天说出心愿，期望得到神的庇护，风调雨顺，平安健康。牛河梁人世界观的直接传承，便是我们今天的天坛——我想起北京天坛，一部属于中华民族的独立宣言，解释了天、地、人三者的关系，表达了我们和谐追求。如果说，北京天坛众所周知，那么，早于它一千年的还有西安隋唐天坛。曾有人说，隋唐天坛为天下第一坛，然则到了牛河梁，目睹王的壮观，你才知道，天下祭坛的伟大构思出自哪里。

到此时刻，倘若不是碍于旁边的参观者，我会仆倒下去，对着静静的祭坛和众多的亡灵，跪下，落泪，感念五千年不绝的恩施。

光线透过巨大的金属穹顶，照着精心砌筑的白石，有些炫目，让人恍惚。学界说，白石的捡拾、垒砌是一项大工程，没有金属工具的借助，无论搬运还是挖凿，都考验着劳动者的智慧。不难想到，牛河梁人为了表达

对逝去的王的尊敬，在烈日霜冷中奋力工作，裸露的皮肤被大自然冶炼成棕红色，散发着生命进化的某种特质。而大小不一的砾石层层累叠完成，王的灵魂就回归皇天后土。

王躺在那里，威严不减半分。他的事迹在时光中流传，玉猪龙、勾型玉云器、玉人、玉龟，甚至玉蚕围绕周身，彰显着王的尊贵，也纪念着他和他的人民治理社会、创造文化艺术的功勋。龟，给世界难以磨灭的印象，是甲骨文，那些雕在龟背上的文字，象征着一个古老国度的文明史。但众口啧啧赞叹时，似乎很多人忽略了甲骨早期的运用意义——烧裂的骨纹，是上天的密语，它指引着苍生的心灵向何处去。而你到了牛河梁，看见那一对握在亡灵手里的玉龟，忽然就觉得，一个声音隐于云朵之上，如蜂鸣耳畔。我想细听，已如雨后彩虹，散入宇宙。

### 三

王和他的人民与牛河梁的时光一起前进，发现、创造、努力迈向理想社会。于王而言，人民是他奋斗的动力，于人民而言，王是他们精神的高峰。他们之间，不是凌驾与被凌驾的关系，而是灵与肉、血与骨的不可分离。王为他的人民操劳，使用玉龟与天地大神沟通，希望得到启示，指引方向。王确信，一定有一种力量保佑他和人民一起战胜困难和阻力。人民呢，沃野耕耘，种桑养蚕，虽然农事辛苦，但汗水流淌着和乐怡然，陶醉于他们的经济秩序。可能，孟浩然笔下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田园之乐最早就发生于牛河梁。某一天，他们之中的一个聪明人想到了用玉来雕刻生活。也就是说，玉蚕出现了。这种小小的动物，能够编织幻化万千美丽的服饰原料，可谁又能想到，它居然与我们亲密伴随泱泱数千年。在此之前，我们把自己包裹在蚕的作品中，大概没有想到，我们沾沾自喜的，不过是重复先祖的若干场景之一。

大量的玉制品，和英雄的王一起埋在积石冢下，一朝重见天日，第一群有幸与之两两相对的人，该是何种心情？惊讶、惊叹、震撼，恐怕这也不是全部，根本就没有词语精准地表达千古一晤的情感撞击。玉，在先民那里赋予太多内涵，我辈后生的解读，仅限一二，词穷到概括为“唯玉为

藏”的程度。可是，玉从哪儿来的？疑惑总在脑子里飞蛾般旋舞，然后，我找到了学界给出的答案：玉料多为岫岩玉。接下来，玉料怎样被发现、剥离、采掘、运输、雕琢？完全一无所知，牛河梁人轻巧地耗干我们的智商。

积存太多文明遗迹的牛河梁，传递了太过丰富的信息，让我们为之眼花缭乱。学家苏秉琦说：“红山文化的时代相当于五帝时代的前期，从红山文化五千年古国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先走一步，到该文化在其南下过程中与仰韶文化在冀北相遇的考古实证，都证明了五帝时代前期有关代表人物在北方地区活动的可信性。”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确不过——华夏版图上，有资格与牛河梁时空框架对应的，只有五帝时期。若再具体一点，另一位学家雷广臻的观点直接指向黄帝，他说，《山海经》中的“海”，是渤海，书中的“轩辕之丘”“轩辕国”符合牛河梁的诸事项。他说黄帝使用玉兵器，红山出土了玉兵器文物；黄帝妻子嫫祖养蚕，牛河梁便出土温润的玉蚕；黄帝染五色衣服，牛河梁又有穿短靴的陶人塑像，说黄帝乘龙升天，牛河梁乃至整个红山文化区就出现太多玉龙形象，朝阳本来也称“龙城”；说《资治通鉴》中记载黄帝之孙颛顼的活动区在“颛顼之丘”，这个“颛顼之丘”在朝阳城东九十里，棘城，即“颛顼之丘”。棘城，便是今天的义县。又说，在朝阳建立三燕的慕容鲜卑，自称为黄帝、颛顼后人。《晋书·慕容廆载记》如是道：“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这里的“棘城”，同样指今朝阳义县。有熊氏，指黄帝。苗裔，初意禾谷之实，后引申为子孙后代，“有熊氏苗裔”即指黄帝子孙了。支持《晋书·慕容廆载记》的古籍，还有《北史》《通志·氏族略》等等。总之，多部史书记述的物事与大凌河牛河梁等红山文化区域的古人文、古地理吻合，把牛河梁的底片拉得无限长。若观摩这一张张显影，即使如我这般的凡夫俗子，也不由得想弯下腰去，给大辽宁深鞠一躬。

真的，考古和史学的最大魅力，就是对于未知未解的事情大胆猜测，再搜罗蛛丝马迹推理，一旦谜底揭开，不管验明真身还是南辕北辙，曾经的期待、急迫，伏案苦思抑或荒郊野岭的辗转，都一样意义非凡。以牛河梁等地为主的红山文化区域，从辽西走廊延伸到塞外草原，从内蒙古高原



到燕山余脉，跨越长城南北，在这么广阔的范围内，聚集着社会组织，并逐渐向国家的形式过渡，其间创造了多少奇迹？多少史诗般的英雄人物，因着长满绿苍苔的时光，成为一团难解之谜？

我想着，若将仰韶文化对照牛河梁一脉的红山文化，谁能割裂开它们呢？陶器皿、玉、图腾，乃至宗教、建筑、审美，如此的神似，如出一辙，都说明中华文明的一脉连根，只不过，我们尚缺乏有效手段，系统地清理出来，而厘清这些，更加需要我们的胸怀。

#### 四

我始终没弄明白，王的庞大墓区和女神庙的布局是考虑哪些要素划分的。那时候没有《周易》，没有先进的测量工具，那么，是王的占卜结果，还是巫师的法术使然呢？因为无解，更凸显了女神庙的神秘。

女神庙占据整个山梁的有利位置，面对凌源县郊外的猪首山。四周是茅草、野花的世界，油松林像一群卫士，守护着更大的范围。而女神庙的主体，仍然被一座巨大的现代建筑包裹，如同罩上一件铁布衫。光穿透玻璃棚顶，照射着红色泥土覆盖的神庙。我攀着二楼的栏杆向下俯瞰，特别有一种拆除钢管、塑胶板材的冲动，我想，该还神庙于大野，汲取日月精华，那样的它，才有活泼泼的生命力。但是这样的话，神庙会遭风雨侵袭，继续损毁，又是矛盾。想来，世上的事物，通常二元对立，长成矛盾的两面体。

已挖掘的女神之所在，压缩在一个逼仄空间，有五六尊之多。学界说，最大的一尊三倍于真人，第二尊次之，第三尊才是真人的比例，便是我们见到的，眼睛闪着绿玉光泽的女神。显然，女神的面貌被夸张，这是远古艺术的习惯表达，寄托着一种情感。我只是不懂，女神肥厚的阔嘴、凸出的颧骨、翘起的下巴，这种构造代表什么？仅仅是我们据此认定的，蒙古利亚人种生就这种体貌特征吗？我猜不完全是，如果加上还有我们没看到的她美丽硕大的乳房，健壮的四肢，这样，才符合她所在的时代——就像古希腊雅典神庙中的得墨忒尔女神，丰硕、高雅、和善、自信，头戴谷穗花冠，驾着马车，掌管土地的丰产。我们的女神，一定是这样的。但

她比得墨忒尔女神的诞生时间要早得多，而且我更愿意相信，她是人与神的复合体。

与女神共同列入神庙的，还有熊、鹰、天鹅等，它们和女神拥挤在仅供单人出入的圣殿，接受香火和祷语的拜祭。

五千年前的一个部族，把王的祭坛建筑得宏大雄伟，最神圣的地方建得这般狭窄，从什么样的心理出发？可能，他们还没有雅典人那样的认识高度，修建无与伦比的神庙。或许他们认为，女神的样貌不可以随便示人，只有王才有权力进入，代表全族献上虔诚的祈祷。王身材高大，神庙又太小，王只能匍匐前行，亦步亦趋，敬畏便又多了几分。大概王也不敢随意抬头视女神的，在他的心里，这是冒犯，亵渎，他获得贴近拜祭的资格，已经诚惶诚恐，感念上苍恩德。可女神的微笑那么迷人，如同漫漫黑夜里的第一缕阳光，王抵挡不住那笑容的吸引，跪献祭礼的某一刻，目光飞掠女神面颊，立即，她的红唇，她的妩媚，她融化天下的姿容，让王慌乱不已，疾步倒退，心怦怦跳，觉得犯下不可饶恕的罪，又莫名汲取某种力量。

女神的洁净，没有任何人敢生齷齪之心，即便统帅部族的王也不敢失敬半分，他只想瞻仰她、尊崇她，那胆大的一瞥就令他火灼似的。

## 五

女神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她们应该在很长很长的时光中，为部族的生存做出巨大贡献。起初，她们都是血肉丰满的人，因着功绩大了，逐渐神化、神话。比如满族故事中的《乌布西奔》，乌布西奔原是乌苏里江流域东海女真部落的一位女酋，也是一位女巫，她在部族最危险的时候，勇敢地选择战斗，率领族人乘船破浪，寻找心中的太阳圣地，最终牺牲自己。于是，这位女巫就在女真人心中神化，成了口口相传的故事。但是，传说却在俄罗斯的锡霍特山脉的一个山洞中落实。那山洞里的岩画，描绘了乌布西奔数次率部族远征，探险日本海、太平洋，直达堪察加和阿拉斯加的凶险海道，从而证实了这是一段历史。

毫无疑问，女性在原始社会为人类生存起到特殊作用，她们凝聚着召



唤力，慈爱，勇于斗争，富有奉献精神，造就了母系社会，人类沿着这条道路，才得以繁衍。问题在于，牛河梁女神庙中的女神，究竟是谁？既然学界对男性的英雄王身份存疑，推断他们中间有一位“大人物”，甚至旁征博引论述那“大人物”是历任黄帝。那么，比黄帝身份地位还高的女神，我们该往哪里对应？我不是学家，因此在这般庞杂的场景中自感蠢笨，实在想不出，女神不是唯一的一个，那我们尊称的“中华母祖”能否确指其中的哪一位？若按现在的泛指，认为有着绿玉眼的女神为“中华母祖”，其他女神又是谁？我不知道这样的追问是否妥当，大约我这样的思考，在学界嗤之以鼻，幸好我不想钻牛角尖，找不到合理推断，一点儿也不影响对女神的膜拜。

可是，女神的美在那里，让人仰望，让人追溯。我喜欢她身后的壁画，红黑相间的花纹，是远古人审美的标准，咫尺之间，他们极尽所能地给女神以仙居，就像嫦娥在月宫，宁静、清幽、如梦如幻。他们采用了植物或矿物染料，有规律地排列线条，连缀成一幅壁画，衬托美丽的女神。除此之外，女神庙与凌源郊外的猪首山呈一条中线，猪很早就被视作图腾，那么，这种特意的安排，又隐喻两者怎样的关系？有人分析说，猪是献祭生灵，牛河梁人期望用它作为女神的永恒祭祀。我承认这个解释有道理，但我坚信，这不是唯一，一定还有更切实的答案，只不过目前未知。牛河梁的谜，一环扣一环，而这样的组合，你、我、他，凡有机遇与之面对面的人，内心无法不悸动，适才放下一个念头，紧跟着又生下一个念头，哪怕严谨著称的学界，也不得不打破禁锢，做出空前假设：这是女娲生活的地方，女神崇拜就是女娲崇拜。女神中真有一位女娲吗？搜遍中国古远的众神，女娲最富自我牺牲精神，最具英雄气质，也真的只有她配享黄帝们的供奉。当然，我们需警惕，这一说法在拿出确凿证据之前，仅仅作为论点。

## 六

五千年的微笑，五千年的红唇，还有神殿的装饰，在女神之后，那样的美以分蘖的形式，粉彩了中国。站立还原的女神庙壁画，我脑子里唰唰

闪过辽阳汉墓、阜新契丹、集安高句骊等墓葬壁画，早先，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些不同民族的艺术杰作有何内因，但在女神庙，我突然想到了——它们的魂儿是不是同出一体？或者，我也可以说，经过女神庙原始、简捷的壁画造型，到了汉代，内容已被栖居辽阳的汉人极大丰富，色彩更艳丽，线条更流畅，技艺更加娴熟。祭祀、狩猎、节日、郊游、生活等等等等，全部在画师笔下，在王公贵族的墓室墙壁呈现，向我们传递着礼仪之邦的富裕、文明、和谐信息。记得，有人问我，如果让你回到过去的朝代，你喜欢哪个？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大汉。原因是，它让我看到一种张扬的性格，而这样的张扬，源于大国时代的民族自信。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应如此呢，富而不骄、强不凌弱，一副谦谦君子之风。

大汉之中国景象，设若没有壁画，只看文字记录，我们怎会有这样强烈的视觉冲击，情感受到震撼？

契丹民族骨子里的进取心，决定了其独特存在，他们游弋辽西，建立大辽，在广阔疆域里纵马驰骋，找到了惬意的感觉。当这一切像辽河水一样不可阻止地逝去，他们自毁文化，诗书、医药、绘画、音乐、宗教、瓷器，散入烟尘，余者寥寥。幸好，契丹贵族墓葬多多，每一次的发现与发掘，壁画都是一次展现契丹风采的绝佳时机。通过这些色彩与线条，我们重新体验到契丹社会的繁庶，仪俗、服饰等等纤毫毕现，对这支桀骜民族除了钦佩，还是钦佩。

如果说，契丹是谜一样的民族，那高句骊就要称为“不可思议”了。高句骊从东北古族秽和貊中游离出来，另发一枝，相比契丹、鲜卑等生息东北的民族，高句骊算不上强大，但他们的好胜之心却不逊于他人，从大汉到隋唐，高句骊锲而不舍地与中央为敌，每逢战争必裹挟、胁迫身边的弱势异族助战，以求胜利。事实上，高句骊与燕、隋、唐对垒，完胜的场次少之又少，反而多场伤筋动骨的惨败，要么被迁移江南，要么出逃朝鲜半岛，但高句骊的自我修复能力惊人，每次惨败后，很快苏醒，集结力量卷土重来，蚕食、挺进。就这样断断续续六七百年，终于灭在唐的手里，而作为国都四百年之久的吉林集安，在此期间留存了数以万计的墓葬。

同样的，高句骊民族在刀光剑影中损失了地上文化，其中一部分却因深埋地下得以幸存。

关于高句骊的墓葬壁画，美术界用“真实的幻象”阐述。

碍于诸多因素，高句骊墓葬壁画保存完好的极少，饶是如此，我们也领略了它的奇妙，并使我想到考古界一位大家的话：不要低估古人的交往能力。古人确实轻松地跨越深山大河的阻隔，完成他们的文化交流。否则，我们就解释不了为什么高句骊墓葬壁画中会出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更解释不了凤鸟、龙，居然还有伏羲、神农氏和女娲。只是，伏羲和女娲两位神在高句骊人的世界里，变成人面蛇身，反映了他们对两位神的理解。还有，高句骊人崇拜的日月星象，也清晰地壁画上表现，令人吃惊的是，那幅月轮中蛙的造型，竟与红山文化核心区之一的查海文化遗址的陶蛙一样，我记得，查海遗址的蛙和蛇烧结在一个陶罐上，蛇在下方，衔住蛙的一条腿，生动逼真，印象深刻。此外，高句骊墓葬壁画上对马的形象塑造，和辽阳汉墓一样，健美、强壮，技法如出一辙。

纵马飞奔的游猎民族，信仰与农耕民族高度一致，谁能说不是牛河梁文化的辐射、传承？由于地理的接近，民族之间通过各种方式相互碰撞、融合，肉体寂灭时，文化水乳交融，难分彼此。这正应了一句歌词：谁是谁的谁，我是你的谁，你是我的谁？我想着，牛河梁这片土地潜藏的巨大能量，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难有人觉悟透彻，但它必将如李济先生所言：“……我们以研究中国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 枕边玄菟

—

雪从空中落下来，他们像隐匿的星群，和黑的森林、白的大地，迷蒙在夜色里。那些声音——马蹄声、狩猎声、风声、酒宴上的呼喝声、舞姬甩动衣袖的窸窣窸窣声，聚合成辽东意象，与我同在。

许多年了，我们的脚印叠压着脚印，重复一样的路线，喝一条河的水，我的眼神流动着他们的眼神，拥有共同的山脉、森林、河谷。静态的他们和动态的我，是这片土壤栽培的植物，生长、消失；消失、生长。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幻化成寓意深刻的禅机：新宾、兴仁、兴京、建州……更渺远的，唤作玄菟。

玄菟之名，遥远到依稀生绿苔。至于确切地点，在我举目望见的农田里——出县城，沿苏克素浒河西行，至永陵镇赫图阿拉村外，背山面水的泥土里，掩埋着一个传奇。伊始，我以为那田野只适合种玉米水稻、豆子黄烟，后来才知，年复一年的作物根须底下，竟藏着一座城。城，其实叫“郡”，玄菟郡。玄，黑；菟，虎，二者合起来，含义为“雄踞北方之虎”。

这只威风凛凛的“黑虎”要震慑谁？

我捋着线索追下去，越查越心头鹿跳——早在公元纪年前，中原王朝的政治触角已伸向东北亚，边疆文化也开始和汉文化交融，这包括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碰撞、组合、发展。

